

書本藝術涉及文學、設計、藝術、工藝甚至建築概念，內藏無限可能。然而為了節省出版成本，現下市面上售賣的書籍大多以趨同的方式釘裝，極少會出現令人耳目一新的裝幀設計。但有愛書之人，不願放棄深掘書籍設計的各種可能，以迷你書形式「開疆拓土」，試圖打破大眾對於書的刻板印象。

文、攝：黃依江

黃天盈(Tianna)擁有多重身份，她是插畫師、文字工作者、出版人、策展人，更是一位書籍裝幀的專家。作為香港迷你書協會創辦人兼會長，她由中學時代開始嘗試「造書」，後赴日本進修做書技巧，返港後創辦以扭蛋機販賣迷你書的《蛋誌》，與一眾書本藝術家合作，每季出版八本迷你書。面對這些新奇有趣的「掌上書」，可能有人問：「這也算是書嗎？」但細細閱讀後，便會明白這方寸之間藏着的奇妙思想，與做書人的新意。

### 做工廠做不出的書

黃天盈出生於傳媒之家，父親是記者，母親是報章編輯。「那時他們工作是手寫稿，要從書中查抄資料，因此小時候我家有很多書，令我與文字結緣。」黃天盈說。中學時代，她喜愛手作，自己建造公仔屋模型，裏面的傢具、物件一應俱全，都靠她一雙巧手造出來。公仔屋裏也要有書，就是從那時起，她開始嘗試做書。後來她參加了YMCArts舉辦的「自發作創意DIY書展」活動，第一次真正出版自己的作品，活動創辦人Sandy鼓勵他們嘗試不同的書本形式，當作品售出後，黃天盈也開始萌生一些想法：「為何書一定要是書的樣子？為何不可以是其他樣子？」她認為，書的形式是可以與作品配合的，而非是千篇一律的。

市面上的書籍為了擺上書架、大量發售，就不得不採用趨同的方式釘裝。「現在我們在書店見到的書，大多是以西式釘裝完成。」黃天盈有時也會幫別人設計書籍，找她做書的人就是想要不同於工廠批量裝訂的書籍，而是要傳統釘裝方式，但投入的時間成本要高出許多。「像中式傳統的宣紙線裝書，我們在市面上已不會再遇到，那種釘裝方式幾乎已被淘汰。」為了售賣，便只能採用現代化的釘裝方式，但若是其他書籍，就可以嘗試很多其他方法。「正是這樣的想法，成為了我不停做書的動力。」黃天盈說。

## 釘裝設計無限

# 迷你書大世界



■與藍色有關的迷你書。



■三文治迷你書。

在黃天盈的迷你書作品中，可以看到她的各種奇思妙想。有的特色是在造型上，書扮成三文治、帽子、萬花筒、籤筒，月餅形狀的迷你書，「切開」後裏面還有文字。而更多是形式與內容的配合，比如名為《等邊三角形》的迷你書，樣子卻是一個不等邊的三角形，藉此講述不平等的議題；又如一本《Piano Pieces for Parents》，靈感來自她幼時學琴用的課本《Piano Pieces for Children》，提出孩童究竟是為了自己而學琴，還是為了父母而學的疑問；或是手捲煙的煙紙做成的書，上面她寫下關於失戀的詩，彷彿抽完這支關於失戀的煙，便可以得到解脫。

「迷你書最大的特點就是不適宜放很長的文字，而是一些很碎片、突如其來的感受。」黃天盈說，可以把做迷你書想像成在Fb上發布內容，「我以前也寫Blog、發Facebook，但很多內容到後來我已經完全不記得，甚至經歷過用了10年的賬號被清空。但如果將想說的內容變成迷你書，一些很即興的東西也可以留下來，實體的記憶我就會記得清晰，這就是虛擬與實體之間的分別。」因此，她也在作品中傾注了很多私人化的情感與記憶，比如有些與自己的孕期感受、生育小朋友有關，有些講陪伴了自己15年的貓咪，有些是對已過身的嫻嫻的思念……

黃天盈也認為，未來實體書和電子書應會雙向發展。「一來很多人對實體書情有獨鍾，二來實體書的內容有不同意義，它不僅是為了資訊流通，現下的書更加有收藏和紀念價值。現在的書裝幀也越來越精美，就算看過多遍，你也會想買回來。」

■黃天盈工作室裏有很多她的手造書收藏。



■一些迷你書仿造成帽子、棺材的模樣。

■黃天盈以孕期與育兒為靈感創作的迷你書。



■月餅形的迷你書可以切開。

形式配合內容 意義更深刻